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非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矣且鬼以匿而狐以奸者百出而

秉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强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訥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爲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眞足以起敝而補完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不欲猶取赫赫事更張（此句作晉）獨其聽斷則眞若止水須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氐昂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

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踴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中帖
帖若無事吏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
擾民一粟一錢者在漢吏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
事特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為
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我下民今
侯之以　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巳也謀共
文而碑之而屬書於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圮侯
新之不令勞且費于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
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

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圮隄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云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王先生去思碑 代

先生名一化字汝誠揚之泰興人自幼以經行聞隆慶丁卯應歲貢科授嘉禾訓導四年擢新昌教諭會宮齋壞不治無以居諸生遂出俸新之業既有專所乃與諸生約日某日當詣會課某日當會課於邑中第上下有疑必親解有不足必周於是諸生益思奮

起德藝倍往昔、邑偶缺長吏、監司以篆屬先生、辭不可、則取綬佩之、至邑堂、召父老為宣解　聖諭、使訟者內革、不先以楚、迫還篆、民不忍其去、滿幾年、監司若院使者、致獎者再三、會應天缺教授、銓以先生名請於上、可之、先生遂舍新昌、赴應天、士與民多先生教、且嘗攝邑有令政、懷之、相與礱石於宮、將紀其盛、卒父老一二輩、走留都、屬余以書、予惟先生揚人也、宦其鄉者、有董公仲舒、以經義名漢書、其鄉之先輩則有胡公瑗、此則兼經與治而有之、先生生長其鄉、

意不使二公者獨美於前故試而輒效也如此此其令人碑之也宜矣然予少時抱經在庠中嘗聞新昌二許先生之賢既去而人亦碑之今距此更四十年來教新邑者不知其幾乃始一再見其然噫亦難矣然余抑聞之鄉校之易毀也自春秋至於漢之東京往往特書其事其毀也至不避公卿大官獨爲之師者朝夕其間者也耶假令有一疵即人自爲厚也免於訾亦幸矣安能令其碑於去後也如是然則先生之得此也豈不誠難矣哉爲作詩曰

昔予抱經、游於鄉校、二許先生實膴厥教、迨其性矣、士有遺思、礱石以書、螭首巍巍、今四十年、師則繼踵生長桑鄉、佩胡服董京兆之泮、比陞辟雍、舉以授師、其寄彌崇、余書則瑣、碣師徒勤、儒林列傳、付之史臣、

沈氏祭田碑銘　代

某五世祖祥二府君、曾祖裕齋府君、葬會稽東二十里阮家灣、故有田以供祭、漸乾沒、初改逐支遞辦、後乃漸久漸疏、追遠念忽、又或力短、必長過時滯舉、某實痛之、某兹特割私田若干畝、特取歲入、用給兩府

君歲祭、其於例應通辦者、自不相妨、而於所謂力短滯舉者、亦可少寬其責備、噫、某此舉亦聊爲餼羊耳、昌大其事、不無望於後人、詩曰、海之於河、首尾則親、河之首源、迺自崑崙、計里三萬、計時百旬、於海之委、寧不遠耶、然而祭海、必先曰河、人孰無祖、祖孰無祭、或數或疎、以物豐匱、因匱而疎、責備則難、莫敖之餒、吾恐坐觀、留畬若干畝、以備歲奠、粢盛牲醪、毋缺盥薦、如瓞有瓜、後嗣其昌、我倡微捐、聊爲餼羊、

沈氏冢其外親及祭田碑銘 代

某外祖姓陶名某字某會稽陶家埭人娶外祖母董氏生女三長適先君東平公某外祖歿時外祖母年纔二十五孀四十五年歿時年七十矣而妾王氏者孀時年十八孀至今五十二年陶竟不後以故當二孀之生也某母夫人迎之並養於家及董媪之歿也爲買山曰戴於殯合卜吉以葬而王媪生壙附焉歲時墓祭無怠無廢某意孟莊之孝不改父政然禮以物典物匱禮廢鮮不由之某茲用錢若干買田若干畝給戴於塚世世牲醪上以迎體母心下以成就不

改物具禮廢各將誰歸詩曰

我母之母於維董嫗雖曰外家實祖母屬[音注]借我陶

翁翁卒無嗣我母迎嫗以養以事卒則葬之以冢以

祀嫗媵曰王陪嫗來我預壙附嫗以待歿爰生養佽

歸乃同一所買田若干畝給牢禮費子孫守之世世

勿替匪直大家[音姑]弗餒於兆實繼大母迎歸之好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書問

答吳宣鎮

兒以所惠權什一於京師自不得便去而居食二事迫之使來復就蔭於楩柟之一葉便當進謝舊恩僕以形跡止之諒不以爲簡也壽作未免過諸公之眼謂須爲吾儒立赤幟入道語以張之故聊復效顰然

不敢自以爲是故欲進而復止惟高明裁酌

答許口北兵憲

清宴趨談數日來齒頰間尚有餘味茲更以妙句恭一讀之耳畔復聆鈞天矣翁其少俟高齋烏几當有樸樸然小缶之響也

答王新建 瑞樓

旅次朔漠遂復逍冬無一毫之益於主人徒費其餼穀而已承獎不特生非其人抑且未有此舉也刻尊翁老先生集語未了而輒許當是此公夙心生亦何

所領也茲者處於外禪稍得燕遊𦕈陟高眺遠浚不勝情南望關榆益倍知巳之想行者倚欎㞺艸布字應先生暨兩公嗣不及專書芙蓉芳蘭歌舞益妙矣安得如曩者再領於筵末耶

與陳戚畹

曩所沐非弗言可盡書至推獎又非鄙劣所可當明春當入關與左右翱翔園樹之間更把懿美也小艸奉記室求教不具

與王口北兵憲

東施之脣愈顰愈媸過不鄙遺輒復遵命履寒涉遠兼布奉候之忱

答許口北

一言之加溫於挾纊纊復美矣溫當何如第念諸所遺乃左右交於王公者以龍山人如逾分何捧檢拜嘉煖氣滿屋以遵曩約却不遂候也

又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珎此貂毳豈比常毳例求雅意價連城矣

與宣府

序刋書上求教然後發希勿吝指瑕也三公來索意欲書三紙分投之手皸而筆凍敢以勤記室何如明日專望敝裘破絮隻箱不能悉貯再乞其一

答何先生 名九州號春亭宿遷人

先生以予文而謬獎鄙劣鄙劣亦因予文而得知先生是日飯我於齋悉出篇札讀之既復描寫風致坐中俗客亦翩翩欲飛老朽庶幾後塵能不馳越郎山川縛我吾豈橘柚也哉知握手有日也小詩畫竹略

見區區病起懶書未悉傾慕

與某公

念別者久追惟雅情益增忡忡季子微兄每一寄書必及麾下高誼僕始知公今爲遊戎千里之才殆應少展矣而子微者抱才久困又復拙於時様計今所處當亦蹇落不偶而其郎君名大觀者誠袖奪兕之手並亦悠悠僕獨奇之聞公亦稍剪拂儼帷幕館穀聞有可接引顧始終之也僕舊日聞公說遼陽事從酒觴禪寺邊拔刀弄馬呼嘯劃然六月盛炎令人肌

栗只令臨書乃復想見其然不由人不起舞墮幘也
外小株二幅寄將遮壁坐寒耳無他物可致情也

答著君　湖人

辱書初論三物知足下固高視一世所謂具隻眼者
良造執策以臨含黃澤之蹄宜俱卻步垂孤高寒聊
擬爲公作一馬首輒赧然有所進天寒不堪旋書敢
以舊途郵作十二首計四紙塞命並一類得兩醜自
爾不能免也語在筆尖顧復閣縮亦坐寒耳非敢儕
也

答李獨石

公威名赫赫然僕亦思一仰挹願茲行以山水撩人而然冠蓋尊嚴似非菰竹可接佚他日轉鎮敝省或當納屨曳裾於油幢間也道里脩阻致餼腆多不勝感荷

又

僕每從書冊中慨慕古之名將而不可見往往兀坐歎息者移時況近在六十里間兼以敦說詩書禮樂爲儒黨中白眉者哉再招而不敢造者是必有說存

於其間也可以默會仰乞亮原僕之掃門豈無日耶

簡許口北

慚享我公分危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顧無可仰答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眇微欲陳情素益露酸寒辟如錦綺滿席羔駝盈俎貴介王孫奕奕彬彬方以裘馬相雄墻角忽出疎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賞識耶絶倒絶倒

荅王口北

以卑賤仰交王公恐涉非分是以寧甘疎外野客清

寒儈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意得免疲癃因思無倚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答許口北

緬惟超曠兼之藻黻謂宜日不去左右方是鄙心第以宵鶴塗鶩勢不可以追逐故復悠悠耳昨愈出愈奇便當勉步以請也

又

鄙章纔投和篇輒至要爾取營妙若宿搆倅如老將

快馬研陣突圍使人旗鼓稍不得息安得不豎旗以降耶

答張太史 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

僕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裘對証藥也酒無破肚臟磨當歸麓羔羊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西興腳子云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答李長公

劉君來得長公書并銀五兩前此亦叨惠矣何勤篤乃爾耶令人不可當顧念老病漸逼灰稍須臾耳無

可爲報如輪迴之說不誣定庶幾了李源圓澤一段公案聞勳業日隆大用在即即披甲躍馬三發小候破的而飲羽買韓盧五明馬適至便牽往遊花峯頂浮大白不計斗石侍兒抱琵琶振振響萬谷中儼然突騎出塞之爲者此等豪舉俠氣定勃勃長在掌股間正今日囊錐時事也如相憶伯喈便可呼虎賁坐飲耳臨書三歎

與章君

昨偶有占舂復失詳辱餉屢矣卻領則違尊雅領之

又似范曄截市尚食果皮飲酒畢命猶饕也兩箋竝淹之菊雖不成染但就鄙蒙作此以來此爲第一古人作有葉之物簡則不足遮瞞人耳故曰人皆以清陳爲巧我則以繁密爲然就中量有餘不能堆積并用焦墨也此不可與俗眼評譬語生物茂密者必有餘者也一理耳畫美人便往一覽欲公賡此鄙詞盡其中手神無佯避且日必俟也成則幸兼軸以來之常箋輒讀薄篇一淨之

與呂君

夏間幸得一艷手神自此屢與金慕山川間之莫逆
牆仰如何如何幾惠鮮腊百頭茲復以薰橘百餅兼
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煮茗急發封緘并一吐
嚼嚼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與安道之懷儻便鼓楫想
當握手數朝登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

簡友人

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覺及遂使不遂二
字獨傳登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呵呵

東王將軍

聞公提兵西渡便可圖會甚慰甚慰舍親值蓬萊驛
支應顧公且安行至十一日辰末到彼此私情也雖
然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師行日三十里古法也如何

答叔學張君

久疎敎言殊切耿耿昨辱枉過又無緣得相把袂君
以爲憾僕同之也先後嗣惠甘鮮感謝感謝稍晴當
圖會于子先店中却須先期一訂行將掛百錢於杖
頭與君冒高楄襲短後渾高陽之徒取醉於市樓談
旅客之舊跡振衣上之京塵月黑漏沉長歌而後別

也。如何如何。新春伏惟尊履佳勝不宣。

答錢刑部公書

昨尊使回後再閱詞翰。及今日復示二作。頗悉意旨。敢遂奉答。往寓杭時。則聞門下作法事於西陵。僕忘其鄙陋。欲形諸篇什。以不知其何法事。故多相問訊。始得之。非有疑於門下也。門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僕雖不得其門。曩時亦嘗留意於此宗。作一看經僧過來。雖不認得真月。莫亦認得人手指月處。僕自疑則有之。豈敢疑門下耶。僕之自疑。亦非疑佛法也。一

悟直超於門下則瞠乎其若後至謂信心且便讓門下耶下根之人縛以習氣不能勇猛精進自所慚也謂疑佛謗經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決無也恃愛一明此心逃禪集如剌成蹤不敢附不朽然僕非畏犯世譏人也望且賜教

奉尚書李公書 石麓

此書具見文長與文定離合之故

某不佞自惟以一介之賤士無片長之技走數千里之道以仰托明公之門牆而無所疑懼者非特以其

道德之高深問學之純粹行誼之正大操履之介廉謂足以師表而涵育之始焉因之而終期於宗之而已也亦以明公雅量所及每矜人之所不能而其使人也動合器之之道名實流播非特出於楊友一人某在遠方蓋習聞而素慕之是以一蒙尊命而敢以身往也奉侍以來自揣所具之器旣不足以光明公之使而其所不能者明公亦旣矜而恕之矣旣又慮其進退之無所據而見疑於時也乃令習而延之是明公之所以待不肖某者誠無所不用其厚矣某敢

不勉二三承之姑以自試其果能與否而敢遽自外於明公之德意哉但其中有不可者五不敢不預白於明公而其最可疑者則入粟之說也入粟之事在賢者亦多就之以卒售其兩可之志但在某之身非時力有所決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自知之眞而自守之篤有不可遽爲明公言者當時徒以查氏見促用此言以緩其期而他人往往來訊北上之由某漫假此以支吾之耳不知何以得聞於明公之前也且某當臨行告有程假暮春不復例得扣停設某雖

有他念其於處此豈得如此尃決明公試於此處察之亦可以信其決無矣則一至暮春便須辭去而其近在道途屢遭詰問猶假入眾之說以答鄉人明公不知將謂其蓄志如此反覆其將何以自明此其不可者一也至於習效斯事恐難猝成即使得成恐不堪用令其既已願學自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才有所困事涉避難如聞當時亦有緣此以得舁他所者明公縱不見疑其將何以自解此其不可者二也諸撰繁多不能槩及稍有餘力尚欲尋繹舊聞亟使攝其

力之所及不過表文一兩篇大對一兩對而已明公縱不求備其將何以自安此其不可者三也收散文目類有掌管呼約輸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其欲求免三者而衆人皆爾明公縱欲優容其將何以免自異之嫌此其不可者四也何日以來袖手坐食退須匆米實增汗顏假令自今以往許其嘗試漫爲其實未見成效若於匆米之外復同衆人月給積至一季爲費愈多明公總不校量其將何以矇虛廩之罪此其不可者五也夫聞命而

卿受隨所欲而不敢辭者賤之所以事貴卑之所以承尊也因其人而廣其資之所近諒其短而不苦其性之所難者知之所以容愚賢之所以成不肖也畜於志必宜於言慮於終必白於始者上下之所以其成夫信義也其既不敢不以賤之事貴卑之承尊者自勉而亦不能不以智之容愚賢之成不肖者仰望於明公故敢弁以其畜於志慮於終者而宜於言白於其始焉惟明公其宥而裁之

與朱翰林

日者於某人書見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於門牆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顏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然有一言焉以獻又似以懟公而實非也某往歲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謁一巨翁巨翁雖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後巨翁者惟病某往謁之勤而避之不暇矣是以願公且姑待行見翁之避某而厭見某之顏色也入上谷得樵歌十首敬以塵聲音之陋如此顏色從可知矣

與李子遂

兄丈此來其於某如持準繩向曲木雖未加彈界然於矯枉之功固爲不少闊越相去千餘里求如兄輩復有幾人恨即乖隔不終夾持耳某比亦不健又稍治先人之塋造於罷餔計亦涼冷台宕之遊恐亦不成何時復動帆策相與捫眺於綠蘿白月間耶子牙兄便布此一候動靜欲書新什求正會荷存者所詣頹然閣筆宿抹一幅污清齋又煩一事近有友人假與一園稍近水竹某將就棲其間舊有白鷳籠久虛幸兄買一隻托子牙兄中得一黑者更妙

與朱太僕

臘尾春頭，俱坐薄恙，頹然牀蓐間，遂失面承請教，甚歉也。委艸亦坐是而稽，比始辨，敬呈請削，知不足采也。別有顧使君轉託，生不敢逆料，公果拒與否，輒以其紙二幅，并與生之備呈請，儻奉進止，便當領傳。嗜好者不量，往往徒見敝寓壁間粘掛之妙，以為公眞不棄鄙人於翰墨間，故惹却此累，惟察而恕之。

答俞都戎

曩容貴節，惠誼深篤，有踰骨肉，感而無報，寤寐耿耿，

與日俱長此肺肝中語非虛諛也邇又遠寄俯書扇帨僧書乃難得之物重疊而至令人何以堪之峨眉之雪至六月尚積住而八月又繼之不知何時消化得盡此大似吾之東也宦聞日騰深爲故人喜儻遂北更一握手何幸如之

答李長公

僕比於曩昔倍衰老陳人耳而公又自處高華有鵰鶚趁風蛟龍得雨之勢顧所以處僕者非俯僕而今循牆雖魏文式盧信陵虛左殆不過是至於咯似鉅

鍔不待畢展，則又居然李廣上谷之超凌，魏尚雲中之節制，僕雖少知，寧不爲故人一喜躍耶，憑較三百，里間無一刻忘左右也，

答朱少監

紙裹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菲劣，不宜堪比，而公自貂貴，乃是清流，得此於公，更百珍重，辭曰製荷，是使野人快受也，

報朱太僕

昨公起東帶迎客座中，遂有擁衆篡取之變，江湖萬

里何怪赤眉之紛紛也公儻幸再圖庶免彼此稱戈斯爲上策不然即區區弱水不競呪咀精虔彼且涉水停津不免爲蛟龍所得矣

與薛鴻臚

以蒙書卷易昨箕繪韓愈之贊觀記畫而尤信秦政雖虐亦留壁而復還

又

相如詞堅秦璧術出藺卿一幅奉上竊比玉斗謝罪之遺幸勿碎之

與陸韜仲

一面顏範舊感滿腸愧無下榻以傾積懷舊有答俐詩久失奇緣衰耄過事可辨者往往失忘茲書上以發一笑大蘇以拾石供參寥益是撮土爲香意也舊刻三本送將遮眼糊膍亦得總是香土公案

答潘中六

古人食黿不得染指而出知珍味之難逢也佳品屢承何幸如之

與陳

朱某至知足下佳好爲慰僕行時辱多物又煩呵獲芝馨之類倍常戴德懐報徒深耳僕歸計未定旋食爲艱想曲池寸魚長一二尺必能扶杖閲網于其間就鑊烹鮮醉到談辛苦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行狀

慈谿縣學訓導祝公行狀代

先生姓祝諱某其先家徽之歙也宋寶曆中曰某者以翰林學士來知紹興因家焉遂爲山陰人某子曰某孫曰某相繼以賢科顯入　明徙光相里自初家所其後有曰某者爲先生三世祖贅蕙蘭里倪氏女

因復從家蕙蘭里馬某生某某生某某娶於王生先生
先生生而貌昂偉性樸篤言動激射而內實含慧能
讀書攻文鄉小試輙最嘉靖己酉遂用儒士科第一
領省試牒壬子復用諸生第二上省試再不錄歸而
食廩於學至萬曆丙子遂以久次貢入例授訓矣又
以失候銓晨衙放歸又五年而再入得訓慈谿在慈
五年數却生貧者贄舉某先生祀賢祠獨力其子某
報金頗腆子三進之先生三却之曩先生以毛詩起
鄉中鄉弟子從之者如市而某亦抱笈承下風列鄉

弟子後先生每旦起整冠齊履徐舉案坐已所禁宗
於玉虛道觀左之圃花盆魚澗講說毛詩朱傳諷咏
中和觀午鐘而始罷散去竝冲然自得都忘其困折
掀髯不知無聊之爲何物也及是訓慈慈經生幾千
輩固多業毛詩也其在師弟子間所自得當不異觀
中時以故督學劉公某按校諸師稍用近體以試至
先生大賞之爲殊禮是詩之用果不效耶寧龍蛇而
竟以蝮之一時之快適何以贖終身之無聊耶竟以
是病不起矣爲巳酉五月一日距生可六十四要母

夫人陶子女某某繼劉子女某某某先生之病慈某忝牧丹徒不知也晨衙有白帽蒼頭入驚相問起爾乃得訃遽位而哭既徐省副牘叔子某托狀語也大約得先生槩而顧不及祝日春事登諱耶噫毋庸諱也日春爲先生從父行初亦生也嘉靖中北走上書觸忌諱特甚而春已遯以走 詔下捕春不得收 詔有司悉收責其家責益急家稚老鳥獸散都不知所爲而先生獨挺身自承願遠走數百千里外以陰索然遽則無能爲也願少假日月果得春然春亦以饑

（此事余未聞之頗奇以請）

（狀亦奇）

寒沍轉久而戒錮益急踵爛以死乃即其所列有司再三驗核信得據以報事遂寢噫此先生一仁且義事也且占其幹胡諱也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此文十九遷固

渭嘗聞越長老學士言自知山陰以來吏治有文學者兩人其一歙方公也公治山陰時數値潦郡長吏湯公始議爲水門者廿有八北接以隄長百丈廣十丈欲以鍵大海中潮所往來且制水出入不容山鐵

枯溶土乎丘陵茭茅篁竹童林藪十塞九決而猶不已役卒倚縣議紛起公營益力及處至今三十年無潦災增田以萬計天樂屬界遠阻山習傲辱訶挺所遣呼吏士如嚼齧然公一夕遣卒悉縛數十人以來杖而諭遣之後無不一呼輒集者出見纍屍無列者疑之停輿捕傷舍惟一人匿不出一訊具服監司使者牒雨集無不從容對者有不可持不爲動民不能自白必再三諍得之乃已嘻治固劇且難至此哉傾往往得閒暇日與山人墨卿暨諸學士有才行者益

談道論文或稱及民疾苦而公所著爲詩文俱不論
自入署以來者亦且盈數卷悉出心入理誠切篤摯
如其爲人如作逐蝗文而蝗抱股以斃滿堤岸者可
知已先是嘉靖己丑閒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才妙
敏有建安風渭年十一以事謁之輒謀問渭知己能
爲舉業文字三年矣遂命題令立製一篇稱賞之謂
青紫可拾取顧勉令博古書渭自是好彈琴擊劍習
騎射遊遨里巷者十年而始遇公公又謬器別之從
吏令籍泮爲諸生也至今又二十五年墓木拱矣而

渭傑然猶諸生也氣消沮盡并次時所謂騎射彈擊者亾之顧獨得逖公嗣子阜民於逆旅以表墓屬焉感舊傷知悲憫時命不覺其涕之横流也已乃灑然操筆爲之表表成以告於故長老學士嘗懷思公者舉無不涕泫然下公諱廷壐字信之號南岑起賢科仕止於縣而鳳陽劉公者名昺字晉初號望岑山陰士人謂自知山陰官長有文學者兩人劉其一也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縣諸生吳君文明甫卒二十有五年而其子某始屬
銘其始雖以幼穉遲之然論亦未定也而今則定矣
君事其父母孝嘗內小嬪李李詆其母促出之及母
歿不葷者三年人服其孝其宗疫也十幾七門閭無
隻履跡君日往視歛且療人服其仁其社師胡先生
絕歿君約二三子衣食其妻與孤終其身人服其義
君妻陋且病易久罷粧沐副方新也而愛不遷人服
其厚生如是矣乃歿二紀曰論未定者何也噫惟孝
友廉信人多雜以俠故曰論未定然俠豈足以掩四

者哉故曰論定也君喜士士豪駿者無不集其門一月有沈璘者被危搆君直於郡庭搆者詈辱君君客殺搆者會有司以他事佹君移坐君君在獄五年晝則讀書夜則筆記卒徒陰事卒徒知之怖會大吏不恤囚君遂死卒徒手君父鄉傑也嘗會其宗殺不肖子孫者以君究持數百金擇委不靳施者圖活君然卒乾沒君遂不得活君諱某文明其字也生正德某年月日卒嘉靖丙辰年月日皆十一也閱五年葬峽山丘家塢其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唐文簡先生秀

入明而有瞻、瞻生阜、阜生俊、俊生濬、濬生某、某生會生君、君娶宋生女潔、適會稽諸生棊、副以鄭、鄭生系綬紳、系子明、明際、系能詩、從子游、屬銘、銘曰

郭解以客坐范螽、速子死、螽非不明、客罪解、抵古語云、殺人者死、乃有幸、貰而千金之子、顧終死於市、語胡足信哉、人亦有言、儒以文亂禁、俠以武犯法、斑固鄭炎非儒者耶、俱死桔拳陳亮以儒三置於狙希不爲魚肉、由斯以談、儒者之與俠、幸不幸明矣、而以成敗訾訛、幾何而不爲愚人

葛安人墓志銘　敘安人有生色處

上虞之崧城有潘隱君某者其女配叅政葛公某封安人、里中稱其賢有年矣而不知隱君暨其縣布政陳公某我會稽侍郎章公某並賢也而女之母則章之甥陳之孫也、世固以家法聞矣始叅政父大理公某爲南御史抗疏忤璫被　詔逮時叅政公傑然以一鄉解生弟猝掖大理公走　闕下大理公淑人俞方驚頓就奄使無安人則俞淑人且不起及事平大理公幸知邵武俞淑人則留以奉大理公之祖尊

人安人既以一身奉淑人則又兼奉兩尊人其後參政公成進士得主事刑部而諸內尊人念參政公不已不令安人獨留則安人又以一身走數千里奉參政公於郎邸既而轉知淮安徙按察副兵備天津再徙得參政山西安人獨山西不偕耳其在邸則貞爲主事把燭炤四書數從臾使得多平反其在淮在天津則後先爲府公鎮公時時視候涼煖把鍼尺測寬窄短長徐取縑帛絺毳而袍褶襲複之或客至則自篝丞立局釜間手醬酢陳圓方亭齊以授一童子步

不踰閫檻而設以告其終公兩役竟不令衣工庖子一識衙署扉此豈獨其才能通也謂隙當必窒耳至其客所師友於公父子間者安人則又善爲陶氏媪故事何而得其良益相與戒父子間謹權輿無替醴設若淮之倪工部潤天津之劉都臺燾丁吏侍士美汪按副其陳戶部斗南諸公者後並以文業顯或來宦浙中無不造請拜安人於堂退而語諸人則又無不多安人識以爲眞能成其夫與子者先是參政公捐山西館其後長子婦又相繼以亡莫侍獨今鄂州君

兄弟兩孤怊悒遶膝下而大理公翁媼益老不事事其後孳苗孫鬈冠髻笄盈室安人獨以一身上之虔祀曾生殁之事中操兩孤之最韌下逮諸孫之哺飴纖巨畢膺孝慈益舉及鄂州嘗榮戀侍則勉使就道至其九十承愉未亾壽者雲與成賀而亭樂境可稱陳

孫 入 八 朝

情之奪未見曲全於劉媼追遠之厚庶幾默契於子輿者矣鄂州于友也曩昔宣慕安人數徵篇什懿德之敷未嘗不入于筆札間且距僅百里而先公晰存其於葛門非旦夕交好故鄂州以狀涕而來而于慨

焉銘之以太息而往特有拙蹇不彰耳無誤也始鄂州已後其伯父翁某未幾翁柩竝揖鄂州自謂益可無出安人强之乃出而適遘譁不易歸安人殁譁亦解鄂州始得乞歸鄂州於所後及安人可爲兩無憾矣安人之殁也春秋逾九十一固無他疾其殁爲萬曆某年月日其葬爲某年月日合叅政公於茆山邈其生則爲弘治某年月之某日子三人光國子生娶山陰劉氏狀所稱偕早亾者也焜以父次薦補鄂州府判以文飾吏治者也娶陳氏亾勿繼爈諸生毋則

庶狀所稱安人視如己者也娶餘姚汪氏孫十三人曉始諸生又他爲某某曾孫九曰百順者爲諸生他爲某某玄孫一曰千生女二一適會稽章某蘄州衛經歷一適潛某福安縣丞孫女一適謝某曾玄女凡四而曾居三銘曰

母德皜皜而享齡以耄母不幸而早發顧代治家以孜孜然則耄之享不勝代之勞矣噫人亦有言難成者媍之道難必者子孫之肖母兼而有之是謂享溢於勞去聲祭公名賢佚母茆山不負公托寧

不解顏

言檢校墓志銘　　少詹海趣

山陰之有言孔門大賢先生偃裔也世吳人居常熟至宋兵部侍郎雲徙薛衍五傳至通以數文閣學士從而南遂居山陰某村即今所云言家堰者入　明七世祖提舉延臣生志江志江生慶慶生肅始入居柴金生文思文思生松江府檢校諭字某松江幼敏秀有志節學明經不成去學書善分篆即章篆禁署諸體靡不兼又爲人特謙謹故鄉人禮部尚書諸公

翰林時攜以北入果爲禮部儒士館閣中稍知愛之自承 天志 肅穆兩朝古凶禮及今 上吉禮文武會試凡涉書者靡不出其手嘗一賜銀綢一以禮部役得預 宴慶成諸大臣兩薦之幾中書內閣矣而一以父喪一以同列相援爲阻竟就常秩得檢校松江在官幾年惠愛護廉亦無以殮居常孤筆伸紙吟嘯松篁間博長官清譽而已其爲布衣嘗爲友朋散其貲以百計母病藥有宜咀者頗梗咀自夕至旦頻盡臍不知痛在禮部一日思省而歸及聞 詔單

選中書往而後矣禮部公許之曰母病始瘳不忍遽去也歿之夕屏閨人戒諸子與諸僚决並無失語是爲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於乎言松江耶始冀以文顯不得而冀以書書幾顯矣不得而竟垂翅於幕中之際嘘之者盈朝而終不免於枯文學之傳家於乎將執管以從地下之子游耶

張太僕墓志銘　代

公姓張氏名天復字復亨其先蜀綿竹人宋咸淳中

名遠謫者、來為紹興守卒葬山陰、遂世為山陰人、四傳而有福、福生仕康、仕康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盛、自福以鄉進士為州學正、仕廉以隱訓 高廟徵其後三世俱襲為長者行、宗盛最少子曰詔、以公貴

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其配趙氏 贈安人者、公之考、若妣也、其賢且少、師華亭徐公志中、贈公三子、公最少而孌生、贈公以兩伯子既儒、欲令公治產、公齗而啼、乃始令就儒、及冠補縣諸生、文輙出諸生上、既又工古文詞、華亭公行學、得公製太奇之、置第一、

名峻起弟子從游者滿門縣長吏委以志事山陰之有志自公始當是時贈公早世公悉自營凡祀先奉母治圃飾廬宴具玩供靡不雅贍宛然富人之居紛應有餘文復舒銳嘉靖癸卯舉於鄉予從公後及宴鹿鳴念贈公悲不能飭丁未成進士明年出使江西歸侍趙安人數月乃北已而哭其訃於途幾僵而痛庚戌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 制誥兩房乏文學士內閣以請吏部首上公名改吏部驗封司主事入典是役一時 命詞多出公手館閣稱其能

乾滿秩吏諸司謂公多壽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時　肅皇帝英察而儀制又多事若　嘉善公主下嫁　莊皇帝大昏景恭王就封國並大典公踵當之無缺事又儀制多吏奸公悉考所掌爲成書吏不敢動會光祿少卿缺計資當公公固謝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湖地數千里士居遠府有十年不被校者公居三年兩徧之於士有恩校訪復洞敎士祀公猶父監臨者刻公亦擬公爲神遷江西右參政明年壬戌以考左調雲南副

使時沐氏縱於雲南撫按諸公爲　國柱未然稍束以法公佩按察印沐氏不法狀多經公公操頗急沐氏啣之已而武定亂　詔進討公監左軍武定平上功公當最同事者欲攘之會公遷甘肅去雲南撫按者皆新代啣者攘者謗遂行武定功且寢顧撫案公他瘢令萬里走對雲南時予方撫貴公以伯子元忭隨過之傫然相顧予與公語徒鼓壯令行中不能不爲公危及至則雲南父老猓夷輩投省臺爲公陳枉狀旦夕問饋如視所親尊官追疏中被劾者使言狀

人人指天日言無有欵具以上於嘗疏公者亦爲一矣諱曰若是則首發者且謾而負矣奈何是語也上下共聞公遂得免歸歸而拓鏡湖中舊業以娛嬉託於麴蘖揮翰賦詩種魚灌花舟輿倘泛消壯心遣光景嘗遺予以書曰吾爲公置數椽於鏡曲今可接炊烟終當相與老於此也未幾公伯子魁　大廷官修撰公年踰六十益自喜召客嘯啄觴豆日淋漓顧得痺公初免歸尚奪職及是伯子請以已官贖公職詔許還公欲歸壽公又爲陳君臣義輒裝輙以書止

明年聞公痺歸益決得請居一年于適春 南命過家候公而公不可爲矣數就牀語嗚嗚者凡三日竟瞑嗟乎嗟乎公生平多義氣急人患難人往往負之亦不懲遭大事益從容氣不加揚而籌立辦幹短秀少顧乃旋折中禮語話恬雅真有儒者風郎岸偉週之亦失所據與人無少長賢愚率欲歸之於好其在族屬雖疏必厚友朋之急尤出等夷嘗見其解帶以贖一老交於官鼓頰呼與孜孜不避形迹至爲酬謗者所訾不惜也雖然人徒能以影響訾公耳而秕文

綜裕出而潤　國歛而藻身如所著嗚玉集湖志縣志即文士雖在伉不能不使之屈首讀南詔之役以羿酬功雖首發者不能不使之以枉自引則於公果何如哉以故人相語曰彼旻此盈天之準也伯子之哀然當公之歸隱非準乎噫公可以慰矣公生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　封安人劉氏生伯子即修撰君娶王曲阜大紀女仲元憬聘高給事中寉女季元恂聘沈巢人大綏女女一許聘于子淳卿皆側室陳氏出孫男

二汝霖娶朱翰撰賡女汝楙聘王生應禎女孫女一許聘范比部可奇子紹裘公博諸詮尤精於青烏子天柱峰官山壙之穴公所自營也伯子將以是年十二月之三日奉公蛻而藏焉索銘於予予涕不能字且謝不副伯子亦涕曰若是則孰銘吾大夫銘曰

急人之難而忘其蒺藜僇力於師而謗興於楚茲始焉嘵嘵終則熙熙斯言也豈婚姻之私

眞無極墓志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祖元元亂客

會稽、汝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爲吏於縣精謹磨滌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吏多稱之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敘官典無極史不改乃謝室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種榆栗梨棗右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娛坐白蓮教收數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非是並得減會國喪長吏捲捕色服者數人將贖其錢以充一公饋以屬君君曰貧儈耳貧何以備縞然長吏命不可咈也徐

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夕復被盜輒循故跡並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尤君詗知其然釋之里中民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與盜者敗里中民被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以老乞歸耕於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貲騄至萬乃得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卒爲萬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憝心與殷襲公業其二人則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志

與從子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筐篚必貪慕秩鮮廉賢諸賞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賞拙歸費實詘孰知賞君貲甲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沈布衣墓志銘

君諱輅字乘般世山陰人曾祖某以德隱致有司旌其廬生椒椒生某娶於某當嘉靖癸未而君生年十

二母歿事繼母孝終其身不聞有貳嘗客燕許貸他
郡人錢千緡矣有以道遠易負間者君曰得錢與失
信孰重卒與錢居臨河值宗人兒戲溺水君褰而出
之俱不歿其後與婦翁赴其內弟之賈所至淸河舟
壞水冒婦翁君幸在舟外得自救以免乃泅奮走舟
中救婦翁俱歿矣爲隆慶己巳秋歸葬會稽中灶陛
家塽君娶吳生男一人曰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
某娶王生男三人曰某某某孫女一人君雖布衣然
以謹亮重於鄉精書學善奕算其所娶吳即從子游

吳生某者從姊也某因之亦游于故來請銘銘曰

救兒而活事如脫虎人舉以談色鮮不沮及救婦翁況蹈大川君奮以趨顧猛於前先親後生恥彼筌簇我爲銘之以戒夫偷者

陽江簿潘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克敬其先金陵人赤烏中仕吳爲郎曰樂安公者始徙會稽迨元　明間而有志道三傳而爲公考某有子三人某弟澄無子公後之欲使公殖貨公曰先世並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廣

之陽江而廣固漏才吏諸大吏爭得公巡院者爲休
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告書得數百紙
詐曰攝固才寧不辦此悉焚之公又白放寃众及流
遣十餘人聲大起後巡者顧惡其然檄使諸大吏肯
按公無他狀幾敗而免簿職邏故事歲一行鄉落必
塞槖而後返公到痛一屏格至是當代　覬諸鄉老
連括三歲槖持酒醪以贐公公固却諸鄉老涕曰阿
翁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奈何持空槖走萬里
道耶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勉爲什一內之歸以其

并貸族故之窶毋報逋笑不問其始甥渭也誤以文不費聘女亦待之終其身不薄也公始云云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稟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之儔指可數渭也斥晏敝其不遠則負公館

都昌柳公墓志銘　字字精嚴而銘語特趣

萬曆二年閏十二月之九日都昌柳公卒於官明年正月八日其仲子瀫至自都昌余哭之問卒狀得詩七首讀之余喜其達爲罷哭而一笑越五日仲子抱

公之履、來索志與銘、余告以不可、故仲子哭失聲、余曰諾、余聞都昌公始生時、其尊人方芝翁夢祠山白寉神君者與之子、神君張姓、翁因呼公曰張壽郎、六歲而就傳、書一覽即記、至十一益知經義、善文、越四年、髮始總、入校爲弟子、卅衫騎導、獨欵街市、聲名一時起、郡中每出入、聆脉羨奬若覩瑞異、使者行學、有司歲課、非甲其名、則甲其等、人皆謂公風雲在履舄間、惟恐其不加趾而載也、如是者自嘉靖戊子至乙丑、而竟以貢入訓高郵、三年遷諭婺源、又三年而知

都昌三日止矣嗟乎公生平貌若不勝衣然所至以文學屈服人如長平細柳大將旗鼓即相君鎮帥下至專城靡不降氣願得公一字者世以此遂謂公敢才弘故招忌盛卒齟齬於一第侶矣抑獨不念公篤致倫誼如糜股以療父婉容色以悅母同爨以食兄弟者此猶曰人或能也至公數遭困窶乃昏聘不使子先其姪乙卯癸亥問後先學使者兩貢士兩越次將推挽公公再三孫同舍生曰某某老矣生何忍奪此豈人所易能者哉是德也非直才也猶不能贖忌

而準弘又何耶於是始有緣此爲公屈者而公臨訣頷自引無術以報　主上至形之詩公眞盛德矣公著書數十卷其所造有劉向王通風故尤宜於教有名鄄婺間以此得殊薦知都昌然精亦瘁於鄄婺矣先卒之五日夢與故人約往匡廬訪青蓮居士曰當於是臘之九日寤以語家人遂却藥及期索管書詩呼衣笏笏誤以象顧命易之始執且被噫亦奇而正矣公名文字彬仲其先河東人兩徙而家山陰登洪武四年進士科曰汝舟者爲公遠祖數傳而有江西

按察經歷青青生顒顒生廷蘭郎友芝之翁娶王氏生
四子公為仲公之生當正德甲戌至是為年六十有
一娶齊夫人生子五山洁光滂潑涓並儒女三渼潔
瀓孫應模以下五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淵於公為
中年交然誼頗不淺故相期者亦深處時日夜握手
語及出時時寄書來書中語未可一一為人術也今
不奪止此矣其子知之故繆以塋後托塋在某所呂
某年月日封銘曰
來白雀耶返青蓮耶之人耶凡耶

傳

曇大師傳略

師姓王諱貞壽號曇陽子太倉人父禮部侍郎錫爵母朱淑人夢月墜䘵孕及產師女也母偶立而產不覺亦不血時爲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至萬曆八年庚辰之重九而師道成立以化紅光亙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衆按傳師之成道也悉由諸眞諸眞者多不可紀其最專教者則爲偶霞翠朱眞君師之得會諸眞也始夢中三四至後則晝至亦

多不可紀大抵至則光滿室雲來霞往千侍萬從珮服之麗容色之都以至鈞樂妙香瓊漿異果若橐携身首之飾瑰寶金玉織繡不縫洞簫箏螺瑛璐紋則去都贈留並非人間所有師最後又神往西天謁覩音大士見七寶蓮臺謁金母見宮觀殊絕意即瑤池則疑妄矣曰非也凡人道所由成修行表也亭景影也師修行孜孜自人倫始表正矣表適正影適欹世寧有是理耶又師諸從父子家庭間所訓道及答簡藥諸士人病並非亞聖小賢所辦孰代之哉諸所享

景莫謂止此卽百倍此又奚惟世以師中魔魔不當終不敗師以師自爲魔師不當終不中人以虵爲妖者苟聞之亦用是廓如矣古之有道者伏龍于鉢䃱訛法者于狐亦妖耶謂龍與狐妖不可謂伏龍與䃱狐者妖可耶此皆不足辨獨師初擬化朱眞君來慰旣云別遠不過三月師何用再拜輒嗚咽及果化訃別日正滿三月會不在須臾耶又何用西向四拜曰吾以酬朱君似朱則往世師則辭世汞不相覩然者此則非淺昧若滑者所能曉滑曩矣解伯陽書與師

八戒中肯偶相合頗以一班爲幸後數閱師傳中事奇甚其不當疑亦明白甚獨昧而當質者有如此補一語于末簡破愚蒙與衆共之倘亦闡教者所不吝耶

錢先生傳

錢君諱士禮字汝行宋武肅王鏐十九世孫也母妊時父夢仙人乘雲入其室持朱匣中錢一緡與之是夕生君生而貌修偉習禮猶異其未冠母歿以禮治喪不用俗尚嘉靖中方用兵苦繇先生以孤子辦吏徵

以其暇治經課卒■補學諸生里人莫不多其約而能
禮與學先生性復孝從大人有醫鹽者貧以其遠祖
像飄須者縣諸藥館尢思邈君見而愕然肩數斗粟
易之以歸祖母老病百常不樂君特用語笑以中其
好得喜乃退以爲常久之父病疽君則晝夜忘食寢
百療百不能驗乃躬自吮其疽果愈然瘁亦蘗此矣
百逾年竟不起嗚此其大者也其爲人好施睦鄉里
喜親賢士大夫而善遠俚俗教其子有藝法無吝貲
其後君卒幾年而子果賢書薦

論曰世之傳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爾謂不足以振世不傳焉於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謬耶夫道莫大於孝弟孝弟者中庸之謂也錢君以疸勞疸者不疚而勞者疚可謂孝矣故予爲之傳雖然仙人乘雲與匣中物而君生推是祥也世不以爲大貴即大富而君獨以孝顯不可以卜天之所右在此而不在彼耶

王撫州傳　　森次有法

後世簡補庶工之科而兼言與判與書三者固矣然

身亦不廢夫身者貌也貌者外也用外貌以取人其
殆守古者角犀豐盈之說矣乎至于今因之不改故
長吏者簡補垣臺兩曹而簡者或稍以身兼受簡者
則專以才自許是以兩不相直今撫州王公名爕字
者嘉靖壬戌間以進士拜行人其之四方也辭
命稚循禮儀率度而貌亦端秀中書圖今其家有之
可請而面也獨癯且少頎耳鬚朗踈如竹然風則不
大能飄兩曹於此物亦貴飄也公以資當受簡宜補
兩曹坐是失兩曹得兵郎又之丁外艱服除人補而

兵郎與兵刑亦稍嫌甲乙適兵郎皆具無闕員當候公請於選長曰某母老矣某願竊郎資以養母不願必兵郎也長賢之會刑闕郎遂以刑補久之出錄江北因而鄉之姦某甲者善媚公素直腸不好猜會江北富人某陷大辟讞而冤甲偷往致之直問以微語從容伺公所向公覺亦借他語以飛擊之旨甚峻甲懼趨出公詰甲曰吾不知彼猾者也不飫不止即厭逐之如拂蠅然還而點物於閭且奈何則佯召之為好語曰我有關於楚吏汝信人也持吾符以往事不克

不得歸、而別以書致楚吏曰、某至爲我遲之、饕亦佯裝辭去、實陰留其家、公赴江北、道出杭而饕故嘗所致富人資、與持資來者知計不得售、乃日擁歌姬飲於杭、邏吏卒捕得之、銀滿一鞘、餽以告吏、吏曰此大盜也、獄竟且笞殺之、公聞、遽乘告吏以故、且曰、索其家、或其寓與身橐中有符可驗也、索符驗日月、果亦滯饕於遠者、而饕亦得以非大盜不竟、衆幸酬其本章、公赴江北、錄至富人、公罵之曰、駃因據爰書女當活、今不汝活、女知之乎、揖庭侍長吏、及諸有司告以

故諸公無不嘆服公公還出知撫州府而大吏
分曹守府者一小吏其戚也積公撻之守恚曰撫州
不有我撻我戚除令戚來餽茶盛囊物雜茶餽中公
又發之守者益恚直三歲當考守以考計中公而公
得罷歸矣公歸方艾某兄某之女公長子某婦也當
公艾之辰余兄以余文往賀賀之軸有程不能博文
不能煩若家志煩可也公之弟某嘗志公於家能煩
而盡矣而余復次公之事以傳者發三事之意也然
公與某嘗會飲或時及江北事每以不活彼當人爲

恨曰聖人事至公何避嫌爲則知聖人事事不避嫌鄙遇一事可嫌者輙避之矣又曰禮儀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鄙其畏之哉恤之哉噫公爲斯言長者之言哉

史氏曰余嘗讀春秋孔子自責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于產謂鬷明曰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夫孔子與子產何如人也猶不能以貌知人况其下者耶若夫聞其言則取不取特在準其言不必用貌矣公司行人又無一言耶判即言也無一判耶噫

悲夫公孫揮字子羽澹臺滅明亦字子羽公貌不爲人知似澹臺滅明公始官行人官則似公孫揮

貢氏傳

貢氏某處人嫁郡諸生某某某地中名士貢助之方成學顧嬰疾且死執貢手曰吾不能偕子以室矣欲待子以穴得乎貢泣曰幸而更舉案以從變之願也即不諱妾有把巾握帚爲君除棺中埃土耳不待我以穴將何爲某遂瞑貢則撫其所遺孤女以居未幾女亦死母憐之則來相覘慰曰一嬰㒲不能有而欲

子以終身可乎、貢則復泣曰、良人殺而不復天也、若守節則人耳、乃剪髮以誓、母數迎之偶、爲一歸、值女弟在、亦用是以覘時方食、取食器碎之、忍饑以還焉、不絕口、自是人亦不敢更諷以一語、閱四十乃歿、蓋年六十矣、生殷某者、貢夫從子也、數爲予道其事、且曰貢之舅萬忠烈公、歿國時、貢方亂、人哭公則哀、公而已、至貢則獨收涕曰、舅眞得歿所、舅眞得歿所、而貢之歿前一夕、有大火自空中流、墜其室南、衆詫馳視之、則不見有物、咸以爲殞星云、

論曰、自古懷貞之女、與抱節之臣、其成其志也、不在於勞面刎頸之時、而定於感夢徵兆之始、辟之於玉、可碎而不可使隨、蓋自山川融結之初而已然、非試於投擲而後知其然也、故觀於貢之哭其舅於齔也、而不負其夫於穴者可知矣、然槩以其短、貢以其修、而後貢斯顯、使修短均也、求顯貢得乎、凡若此者、豈天將成其雌、必故虧其雄耶、抑適相值而然也、噫亦遐矣、

吳鴻臚君傳

吳鴻臚君某字某徽之休寧人生有異禀貌端偉頳晤過人長而習制科業方有名於時期鵠舉其翁顧嗟曰吾老矣汝兄既入仕而諸弟方幼即令汝早自翻飛獨奈何令我日暮而不墜耶君大駭遂東閣其簡牘持籌而算貲羨竣無何諸弟稍立而海上寇初起漸熾君負素所抱鷹鸇姿復揭揭不自控思一汏其條籠而試以風颷乃稱國子肄南監久之不得志始就拜鴻臚丞孳孳其職將以資勞希　天子恩澤幸易章服以為父母榮不數年而父母相繼以病歿

於是鴻臚君乃決意不仕結廬錢唐之西湖往來緇黃間習河上公術賞弄風月杖屐舟楫無日不在佳山水間用是以終其身至是其弟某走吾鄉抱鴻臚狀索志於某君乎得見之拜我於廬道其事令傳乎爲狀志中之大者作吳鴻臚譜

論曰人有借耰鋤於其親而德色者此固不可以言子至奪己之素抱令舍青雲而之他途則亦難矣吳君之奉父以適而寧自小其成至其末也又以不能奉父以榮而從自止郎小者亦不自竟傳所謂終身

慕者蓋庶幾其人耶，或以其晚年習曇聃詭正道，然當其抱策學南監時，祭酒呂公某奇其資，授以河洛，君習之深有得。噫，茲豈詭正道者哉。

那鑑

辛亥十月十二日雲南道吏迎餘姚趙都御史錦者爲予道此其人名楊府學

雲南沅江土知府那欽，嘉靖壬寅間死，欽子憲年十二三，叔那鑑者撫之，將不利於憲，憲父之士日走告沐總府，若撫按二院，以狀乃檄憲來省，不使讀書習禮，始至髮垂耳，後十五六髮可總，總府及兩院者相與議遣旗牌官一人，指揮知州各一人，護憲歸取鑑

魯所攝印以屬憲、鑑持印久、若忘其爲攝者、以爲奪

巳也、又以叔故、於是盡割腴庄資別宅而居、而陰

賂憲奴、使謀憲、約事成得印、則奴亦得爲招霸且重

賞、招霸者頭目也、於是奴果夜飾殺憲、却上狀臨安

兵備、謂憲通他奴婦、而他奴殺之、乃反別執未嘗殺

憲者、斬其首、刳腸巳屍以來獻、憲之舅曰豐鑾及憲

之目最爲憲心腹者某、以其事告總府及兩院、事下

臨安兵備、兵備難之、遂兩可、謂仇殺土夷常事耳、況

叔殺姪、遣官用好言諭鑑出印、與流官通判者凡半

之官數輩往返鑑直入與金二千兩官或受或卻受者則罷卻者即毒以死或受者持金首臨安不首者發則輙得罪然兵備臨安者亦往往幸朔滿而去庚戌王巡撫某林御史某奏請征之 旨既下而台州否以才往代王巡撫為巡撫而沅江天熱瘴甚四月至八月不宜師而否顧用四月調兵馬以入兵果困入沅江者當兩山險而夾一道鑑據一邊道沿為濠引山水注濠令軍伏山莽中我兵從道入則伏者往往鎗令墮水則益困分守分巡兵備謀於否公否

公乃謂左布政使徐某曰如是奈何布政曰某願往
乃與三哨者俱而已衝先意馳數騎幸見鐵可撫則
撫否且令壯士急縛而馳徼幸於卒然若隼之攫也
以故留重單四五里外自則戴喜鵲窩（氈帽也）服紵絲
短袍氈衫布襪帶劍與士合雜鐵知之遁流官經歷
某遁公袖出賂銀二萬兩帖徐將刃之經歷怖而走
頃則生員數輩至謂公曰鐵且出降請願爲鐵公恐
之又走頃則縣聞鼓一聲鐵象馬俱出皂隸持牌者
顧謂公曰爺莫前徐又叱之挺刃使前而兵交士合

商國者有人敵也衛公騎見事且急乃徒手鬪殺四四徐尚曰好士合好士合賞千兩時則兩歸中徐勝亦再呼曰國救我國救我而公與國俱死矣然楊時學曰公不徵服則不死

嚴烈女傳

嘉靖辛亥渭既交于湖歸安潘君釴時逝次年夏五月書來且曰爲君求得繼室於釴縣雙林鄉賓嚴翁某長女某翁父故某府知府某同產兄弟也渭見嚴翁與語大悅許女焉及察其動止頗私獨以其缺也

固詢之其後四年倭夷寇浙西入雙林遇翁斷其一臂翁死乃挈其二女俱去行若干里許過某橋長女初許渭者奮投橋下溺死焉浙及他道自有寇以來婦女虜其還者以千計而女獨死難矣事聞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爲當其時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獨且奈何疑其父而及其女而不知其生而愧于其死其可及乎作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此能道太白縷縷是一大証據

孫一元字太初别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

亾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毋養夜歸則燈以照閱他書毋惟之山人詒毋曰此見愛府公命抄書也何敢誤不燈父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特補吏且試以客事不泄多任之會覲府橐白金兩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其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亾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父之贅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父之山人竟卒施家諸名流爲山人傳敘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秘妄用意揣醜垢詆之昨歲休寧范君名爍者匣其

祖所昔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曰向孫山人若秘其所由來即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嘉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寓楊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日偶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亾状大父鈞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此如此鏞又曰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

鏞以告其子某并携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鏞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强我大父偕至湖拜其世母施并其已嫁姊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尋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或山人亾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蓋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寃其屐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並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況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山人厚矣

難者曰銀之兩而千爲觔六十四舁須兩壯夫而滿四百幾半千矣府遺此必不靳而夫然則當盜際三人同亾耶即亾府一一不逮繫其家耶曰予以公事攝

也。此特府私耳。弘正間於私為諱甚。府托孫。必不令六耳預聞。孫不歸報府。府必詰孫非負已者。其不歸必變生不測耳。又安知孫亾走之後。不有展轉飛竄以盜故報府耶。諺曰。狗嚙盜。痛不號。府逮其家則號矣。難者曰。子何信之深也。曰。燦何須辨以待我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于父較輯

祭文

祭九江封君

嗟嗟先生鄉之耆碩隱於釣耕遠迹城郭旣謹取予而愼然諾鄉人評之謂古太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啟翁衷於焉北轅邦畿千里羣彥聯卷枫孟翩翩一飛冲天高第大　廷復膺翰選柱史特推郡堂妙

簡萊子迎翁曾孫養志丘壑之懷無日不縈丹旐來歸觀者愴涕猿辛雀楚以日爲歲某彼小子潦藻薦翁翁素恕容庶幾弗恫

祭李太夫人 代

天啟名世必稟鉅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苑大肆文章旣爲國師造事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處黜母維韓母

公則康伯、迨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爾壽、手詔存問、縉紳榮之、車馳馬兢、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維母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榮、天下所欽、知母之德、維某最深、令子明公、不我遐棄、庇覆提携、於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茁蘭揚、顧予塵襟、每挹其芳、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旐南旋、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祭何老先生

翁十八而名聞於吾儕、又五而爲人師、八十而猶客

燕郢又二而始橐以歸其溫也玉其錯也石故巳攻矣而亦可以攻人其下也籜其土也檀故寒耳於原壤之歌而亦能事其大夫之賢。蓋廉而不見其劇也和而不見其不恭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意者庶幾於夷惠之間柳翁之始終大槩云爾巳矣而其彬彬班班綠綠棼棼若歷者之霧下郎更僕以數不給也而況得枚舉於數尺之詠之云云於乎下有蓍龜則上有青雲以覆之天有醴泉地有琅玕鳥則有鳳凰以飲之味之主有鄭公客則有康節以左之右之矧

遠游之一日兀坐蛻於奕棋等堯夫之觀化集諸宿以長辭殆同源而異脈又何可以雄雌於乎悟耶安耶惟觴與咏大耋以終其年耳蟻則慕之而已何當澄耶既多男子荷且鬻耶獨屢空耳堯夫在昔有餘繼耶翁固無憾翁無可唁乃吾儕之聚哭也不幾於累翁之天耶

祭羅封君　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擧尤矣

裒然翰苑蜚聲處均陶甄南北專壽宗伯衡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既大用翁亦蒙榮家庭趨鯉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俾長公弗究其功四海觖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蕪字幾疆割雞製錦感公之知不遑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登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价陳詞薦藻臨發南翹不勝悲悼

潘承天祭陳封君

於維太翁間氣以鍾孝友睦婣姙恤兼繼平聲周賓六
德翁無一歉緩急扣門拯人於險學優厥仕弟子如
雲執經問難若後而瞠裹糧就道負笈擔簦不遠千
里扣陳先生如饑得黍如渴得漿各充其量滿腹而
行問詩問禮長公庭趨羽儀天庭出其緒餘長公既
貴公被榮封高卑俯仰乃如未榮郡邑大夫再屈叟
老衆人嘖嘖翁自恥恥長公理泉不茹不猛翁亦勉
之肺嘉宜謹長公掌故於彼晉陵勉以安定兩齋是
程自壯而老自老而耄著書簡帙山竹可竭及其華

也危坐終日垂訓萬言括捲手澤於乎若太翁者尊非席上之珍人中之傑也耶某忝松蘿翁教實多棄某而去傷如之何

與諸士友祭沈君文

嗟乎哉公之奇瑰超卓芳鮮而磊落也將古之人時可以擬之耶英年茂學高蹈賈生請纓係虜終軍借劍斬侫抗蹤朱雲惟斯數子吾方以擬公於生而公之死也詆權奸而不已致假手於他人豈非激裸罵於三弄大有類於撾鼓之禰衡耶彼數子之賢

矣敢望公之醇精剛遭時之方泰依　日月之盛明乃遽催於慘辟胡天道之足憑豈蒼蒼者將以短公之世而欲以永公之名嗟哉奸魄永淪忠魂不朽絕塞艸青掩公何墨今子壯士伏　闕陳情返公之骼以妥先塋以忠見僇何代不有所賴蓋棺事定於久忌讒奢質員走尚囚今也　聖明釋孥於收檜構飛罪待珂始原今也　聖明亟洗其冤圭仁臣直父忠子孝所係剛常豈直光曜聚哭傾里朗誦哀章將以激懦匪以悼亡

祭馮母文 代

於惟太君憶其始生得坤之柔來歸於馮君子好逑翁家郊野枕石漱流荷笠躬耕良田數丘太君側之相敬如賓孟光舉案嘆息路人迨臻中壽長子翰翼一飛冲天太君徽懌號曰懌矣匪動色矣校諸未婚宛如一矣宗親或窘待槩而炊他或厭倦太君嘖嘖細至臧獲貴則苛細太君臨之兒女泄泄自郭至郊靡不合掌太慈後身其永月相集等何幸友太君子太君撫之視子無異子也按瀕遠在萬里太君疾坒

待訣恐妨某等聞之幾欲掩耳郭南溱灝太君所臨有齊季女嘗禴以蒸某等豆俎亦藻以淪太君歆之恕其菲薄

祭陸錦衣 代

余讀昌黎所爲馬氏誌述其幼時見司徒公之狀貌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其子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迨十五六年而哭其子少傅於尚書之分司予每嘆此以爲天之生人苟無意於大用之也則不宜鍾是萃美於

其身以爲有意於太用而鍾之也則不宜奪其年使不得以自見故凡如此類者嘗置之以爲不可曉今錦衣君若其尊君太保公非吾曩昔之所締交而親見之者耶龍虎變化太保公其司徒之傑魁與鸑鷟停峙錦衣君其少傳之能守其業歟粹美既鍾而大用莫展天道其可曉耶予不敢自托於昌黎而於君之尊公素辱通家之好則哭之於幕中而馳是語於君之柩前以慰之而已耳

祭張御史母 代

惟母與懸質秀瓌珠德潤淵并班共師里閈推賢相夫
君於雁弋成令子於態尤愛對　大廷龍命首佩題
之遲入班蘭省行人延驄馬之鞭邀荻書之風教將
邁歐而比孟討鶯章之盛典詠自委而窮源斛入月
之有倡遂乘雲而上仙伴嫦娥九天之翼方決雲而
陞奮發騁千里之足乃歷塊而停驀某等誼重年家
於家君既忝手足之愛情同哀戚於吾母寧忘怙恃
之天若宦游之旅食僅致不蘋之奠念靈輀之就道
愧無臨壙之緣於乎痛哉

祭趙母文

於乎太君之佐少參公婦道盛矣其撫左臺公母道盛矣而左臺公以德業致高位厚祿太君之享也盛矣年幾於耄壽也盛矣而其子孫輩幸姻於太君之子孫顧猶若不免於憾憾焉者乃特子孫輩之在他門當婚之時不及太君之撫摩敎誨之也其憾也小也而某則以爲左臺公以太君之故不盡其仰報 主上之隆遇以爲憾其憾也大也於乎尚享

祭朱刑部 南陽代

古今以家學相傳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者在漢則有桓榮與諸桓在宋則有太中公與二程最茂且顯矣其在我　明國亦代有其人然幸相與者則刑部君其一也君仲氏翰撰公予相知最早甲戌役於禮闈自是始得與君知遡其家學之源君之翁泰州公猶桓榮之在漢太中君之在宋伯仲者其經猶之諸桓其道亦守二程之道也而君起稍晚方以　廷對稱　旨試以理其爲人又恭遜以恕宜其免早發先萎之災獲福謙持盈之報也而今顧止於此噫天之

道其可馮耶古今謂善閲文者、師文可以知壽夭不、特富貴貧賤乎嘗閲君文理而粹、無所謂不壽者在也而今顧止於此、寧文之占其可馮耶、君往矣固有不往者在、至於予之悼君與同門之悼君、固自有不可解者在、烏呼痛哉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　較輯

雜著

徐侯去思碑陰

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黎民五袴、父老一錢、立石懷思、垂千萬年、

刺五泄寺石鼓

銀河墮流、觀者忽休、深林無人、沓不可留、

評字　亦當存其字數

黃山谷書如劒戟、構密是其所長、蕭散是其所短、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所長、　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　倪瓚書從隸入、輙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學索靖書、雖規槩

亦不得然人益以章艸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超而倣篆　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爲人門迫布匀而不必匀筆態入淨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　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　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郎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不文

呈優者持象索書

客有持此象者謂予題之曰此新建伯家館客李君

爲我傳者也予即象以覩其人似矣因語之曰今欲求似伯者如楚之似孫叔敖者將屬之誰耶

四時讀書樂題壁

雄讀書春花滿散朱碧點斑管　亂讀書夏風凉苦無膏螢聚囊　符讀書秋月隨新凉入親燈火　康讀書冬雪厚就以映字如畫

水神殿廻文燈詩

新架燈垂高殿嚴嚴彩揚毬　闘芳年春花有幾能希賞夜月無多惜早眠輪迫馬蹄盤作陣燭抽蓮葉嫩

如錢人游歷、聽催壺漏、客醉扶看、燈賞鋼、

紀夢

歷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廣縱、可數十頃、非荒谷、僅通
山北阯衙署四五所、並南面而闢戶、數十人守之
異鳥獸各三四羣、其左、不知其名、弓步至其中界地
忽震幾隕、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觀
入、守門者爲通於觀主人、黃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
曰、此非汝住處、謝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日、女名非
渦、此咽字、是汝名也、觀亦荒涼甚、守門及主亦並藍

褸。

其二

時人匯羣山人家冷室。而羣山乃壁河之東非西也。韓生陪馬。諸監移節羣城五百。及客無數。韓爲之耳目。邀招以往。童子隨者似束似一二客踵至輩僞揚幽至。卒曳以行。到一幽巷。某日幸決某百等諾之不百武。羣山西上。一白羊大可如一大驢而脚高。遂一白大羊。眼並黃金色。倘見之。怖而反走。誤叫曰虎來虎來。某爲大白羊所觸。觸項右不傷。亦不痛。十八年

五朔夢

優人謔

紅場銀燭劇崔張、劇竟場中燭不長、崔姥杜師生也、張鶯耶紅耶兩女郎、無人不解罵鄭恆、恆言五人盡惱我、我雖一人亦惱五、世間曲直不在多、一人眞能惱五個、劇技因小理則大、侏儒長飽方朔饑、閒嘲閧笑帝座臥、規于五城大鐵錯、丞相者誰公孫賀

書馬湘蘭畫冊 前有九故題咏 與題便等妙在目前點綴而已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戲題王雲山家慶圖 王父子俱能寫真

父畫子不像子畫父不真與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吳伯子望雲圖歌

聳片玉兮崑崙渺萬里兮何長綢縞衣兮素帶皓鵠舉兮鸞翔春北堂兮萱歸懷大椿之遠征 叶 悲遐志之須嗣披遐書于三冬聽流水與白雲知孝思之無

窮、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玉芝禪師至寒泉庵偈

得偈一首 時嘉靖甲子歲

禪阿子坐方丈比丘尼往普陀連日碧桃將藍一帆、滄海澄波西門斫柴撒斧東村搬戲打鑼種種寒泉幻景念念此心波羅、

吃酸梨偈

你也痴來我也痴、那有心肝挂樹皮東海也無頻婆果、且留性命吃酸梨

題放鷂圖二偈

風鳶牛鼻豼堅牢、繩是繩穿這一條、借與老夫穿亦牯、潙山和尚不曾燒、

其二

紙鳶是眞還是假、鳶繩是線還是繇、今日饒君會與鷂、他年難避鼠和猫、

菩薩蠻 觀音大士蓮座既爲風所壞觀音自然站立風無奈觀音何也此戲謔三昧語

兩

蓮花骨子黃泥作、所做 金邊粉瓣觀音座、蓮性拔泥生、

觀音不惹塵、大風吹落果蓮花沒處躲、語風莫責乖

觀音站起來、

榜聯

龍山隍祠

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如是、何年圖畫

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

隍祠下殿

表裡金湯、卽擬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𠕀以永存歲

蔵禴、卧龍瑞𤓰、

贊襄天地要使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而人皆安堵家家馴埜鹿標枝

雲門正殿

舉世間以日月燈方能顯相乃知六根六塵六識幻妄之由消礙入室何異散一漚于海

在谷中見牛羊鹿時出成羣可証小乘大乘上乘接引之品超凡躋聖莫令虧九仞爲山

雲門書樓

月色印床乃心境凡塵一掃

溪聲到枕正浮生大夢初醒

白家生　燕京義塚扁日東越義庄

義利關頭三岔路　乾坤窩裏一家人

荷鍤任穿埋何必南枝方宿鳥

脫驂先故舊且于東越試眠牛

贈王海牧　王善訒剛先生之門人

有跡傳青簡　無名入黨碑

一枝堂　先生自吾適近郡學

宮墻在望居三十　天地爲林鳥一枝

沈青霞先生祠

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

開元寺大殿

擅爲祝釐之重、暫集衣冠、勿佩儘宜齋沐、焚修况前臨芹沼、後倚花封、並稱高山仰止、念錫檀家搬柴運米、觸目皆證果圓機、切莫向糟丘畔時酣花鳥、醍醐看天堂立登、笑地獄枉設

寺當輻輳之區、則凡濕化胎卵、未免屠沽駔儈、若故殺養生、周貪慾彀、便墮涅海無邊、今禪林、悲暮鼓晨

鐘何在非酣人亦醉但能于枕頭上常見釁牛觳觫

許今朝入市與昨日不同

五友齋 松竹梅蘭并主人

松竹梅蘭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

笑謂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爲爾主人翁

尊生齋

細讀襄王始信等浮雲富貴

忽疑莊子何緣又舍晚喬爲鳥

小室

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

正義堂書白家庄後

魄葬此魂無不之吳札椽傳今越冢

民同胞物吾與也北邙意合古西銘

鐘樓下關神殿

鐘閣爲鄰追蠡永鄂靈響護

郡山作主臥龍重待美髯來

戲文臺

四美具二難并人政好逢場作戲

千金多一刻少天何不轉夜為年

贈某禪林

春風大衆迷花雨　夜壑孤藤看佛燈

張水神

舟楫顛危魚龍出沒賈客但放膽以須素患難行乎患難

平生忠義今日風波神明直舉頭如在呌一聲立應一聲

望海亭　龍山頂前郡守洪公先書首句沈吟無偶先生適至因令成對大快稱賞

放眼于山外、無言一笑中、

敎場關神祠

遺恨在偏安、未了蛟龍池上雨、

栖神鄰教閱、如聞泥馬夜來嘶、

燈謎

他字

問管仲

佯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猜字州字

三點水、六點水、稱呼同、左右異、

蜜蜂窠

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密、

竹簾

不用刀。只用篾。勒碎風劈破月。

走馬燈

但見爭城以戰。不見殺人盈城。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秦字

二畫大、二畫小、

卜字

上又無畫下又無畫、

半邊銅錢

四畫一句不能成方圓、又骨牌名、天地分、

一八

曲牌名一個、懶畫眉、骨牌名一個、八不就、俗語一句

撚臉、又一句 忘八、

井字

四十八箇頭、

湯字　古人名二箇

會點成湯、

用字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月、復一月、兩月、共

半邊、一字共六口、兩口、不圍圓、

孕字

先寫了一撇、後寫了一畫、

円字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做影戲

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做子弟兵冇何面目見江東父老

黃蜂 如夢令

舞處腰肢纖瘦繡處金針斜透歸到洞房中羞見蝶雙鶯偶知否知否命裡生來獨守

燈毬

六箇姊妹閒要搭起鞦韆一架高燭照紅粧多在星

前月下春夜春夜處處柔腸牽掛

花燈

四面笙歌鼎沸兩脚何曾着地只爲有情人遠在碧雲天際迢遞迢遞流盡兩行珠淚

帳偶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放鷂

孩兒意只爲功名半張紙臨行時慈母手中線費幾

許只要去扯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際風雲腸斷天涯何處

銃楔

有放心而不知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呆字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箇角四箇瓜頭上一个安得巧兩个尾巴象者也

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弋非戈似找非找

傘

開如輪、斂如槊、剪紙、調膠、護新竹、月中荷、蓋影亭亭、雨裏芭蕉聲肅肅、晴天則陰、陰則晴、晴天之説誠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

皇曆

模着無節、看着有節、兩頭氷冷、中間火熱

筆

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酒牌引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改年、蓋自葛天軒轅、非有熊氏也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攸兒棍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尤瑣者漢武新莽隋唐間志也、諺云、財壓當行勢壓奴僮語若薩䮾儈然、與貨殖貓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千與氏所稱小役大、弱役强、皆天也、之旨、何殊哉、終身爲魚而求避濕、無之也、臯陶謨曰哉采采、微哉之哉、庶故、博徒諧錢四十、某增十有八、與酒徒共之、其事則焦華畢卓。其文則諱抹子曰。其義則某糟粕之矣。

自半錢至
萬萬錢止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毘陵女子李氏詩

一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李白

二錢　一夜水高二尺强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杜子美詩

三錢　唐項仲山清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四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覆於其上取杓油注錢口如綫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五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爪

六錢 臣愚以爲朝廷既取六色錢雇役此最良法 蘇東坡奏議

七錢 吹王衍等

八錢 趙克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若干斛則羌人不敢少動

九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十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淅泥凍自堪憐市城不

念清狂瘦盡日厨頭不斷烟。清狂郭翊詩

二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艸不辟。越絶書

三十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杜子美詩

四十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　司空圖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飯客留五十錢席下而去　風俗通

六十錢　喻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十文

七十錢　蒼茫城七十流落剱三千月分梁甫未來給水衡錢　杜子美詩

八十錢　孟康註國語母子錢云錢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足之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九十則病末病末則財不出　越絕書

百錢　手挂一條青竹杖眞成自挂百錢遊夕陽西

下山更短。深林無人不可留。黄華老人丁处衍 書傳不知誰作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 一書 生分詳

三百錢 速空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杜詩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魯褒錢 神論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鈌赤洪厓打白洪厓 丁謂詩

六百錢 劉寵召入有五六父老人賫百錢送之

七百錢 唐制 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八百錢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踊貴其一家將榜其門曰本家每頂只賣八百文　小說艾子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徐舉左足曰九百凝怪巳靴直倍之方罵其委買者道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千錢　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眾詠

判盜錢者詞

二千錢　漢法卒更無常人迭為之貧者欲得顧更富而當更者因出錢顧之月二千

三千錢　孟嘗客三千邑入不足使人出錢於薛 本傳

四千錢　東坡與少游書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挂屋梁上每旦用畫叉挑一塊用之余者以備他用〇註似月所用錢不過四千也

五千錢　惡少王力奴以錢五千召黥工於胸腹刺涅山亭池榭艸木花鳥無所不備 酉陽雜俎

六千錢　官作既有程者鹽烟在用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七千錢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 食貨志

八千錢　計然曰六糶錢上不過八千則農末俱利

越絶書

九千錢　杜祁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錢者着麄麻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二萬錢　劉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飲本傳

三萬錢　孫之翰人與石硯云直三十千　呵之得水孫曰日貴水一担止直三錢還之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直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永師虞曰聞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跋陶谷夢少時換假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草聖傳左相日興費萬錢

七萬錢　北魏宗室元誕鎮齊州所遣采藥僧還問外間有何語曰但言王貪誕曰齊州七萬戶我到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貪也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積八九萬

猶不滿斗斛 食貨志

九萬錢 蔣潛路過爛屍每烏集啄則尸頭先一小兒驅之蔣追視之則所簪者通天犀也後入王武岡家得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爲度支欲辨出一寃獄詰者悉弁三帖潛上錢十萬文張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竟停辨○又昌黎合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與發每取之聊向酒中仙

三十萬錢　董宣知雒陽至格殺主家傔光武召宣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俛賜錢三十萬呼爲强項令

四十萬錢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五世未葬者貸之不問名姓○崔郊有婢賣與某得錢四十萬云云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還上吝使相之賞乃賜錢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六十萬錢　大蘇與楊元素書關任郎中子欲貢荆

洲庄子　直六十萬先只要若干　蕉全集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涯拒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八十萬錢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孳放者凡八十萬邇者年饑更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　八撫奏議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　昌黎選墓誌註　本云九千萬非

百萬錢　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illegible]臨

斬謂左右曰悔不少斬可至千萬○宋季雅與呂僧珍爲鄰曰千萬買鄰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爲君家之法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校山　家制

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終